



天天娱评

张莹

电视剧《主角》开播以来,关注度和收视率都是高开。作为承载全剧灵魂、贯穿数十年岁月的女主角忆秦娥的扮演者,刘浩存的表演其实一直有疑问在身:年轻、缺少戏曲底蕴、气质单薄的她,能否撑起从山野放羊娃成长为秦腔名伶、一生跌宕厚重的忆秦娥?

刘浩存在第14集才出现,小秦娥整整撑起了13集。不仅如此,小秦娥演得太精彩了,她把一个山里的放羊娃吃不饱饭的愣劲儿,性格的执拗和倔强劲儿都演得活灵活现,观众喜爱这个小秦娥的同时,不由得为刘浩存捏一把汗:她能接住吗?

一套行云流水的戏曲动作,小秦娥长大了,刘浩存干净、清新的面容替代了那个有点“瓜”的小女孩。她这次的表演跨度大,从懵懂怯懦的山野烧火丫头,到初登戏台的青涩新人,再到历经浮沉、沉稳厚重的秦腔名伶,人物心境、气质、神态的蜕变极具考验力。这也是人们对这位“谋女郎”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。应该说,刘浩存对人物的塑造可圈可点,观众很快接受了长大后的小秦娥。

刘浩存的出道极具“幸运”色彩:16岁被张艺谋发现,她主演过《悬崖之上》,还和易烱千玺合作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虽然刘浩存的电影作品都分量很重,但对于她演技的争议一直没断。

于是,刘浩存这次出演《主角》,承担着满是质疑的巨大压力。



## 刘浩存何时成“角儿”

为了这个角色,她提前数月进入剧组,拜师学习秦腔。戏曲功底没有任何捷径可走,为贴合人物形态与戏曲身段,她全身心扎根秦腔基本功训练之中。日复一日早起吊嗓练声,打磨秦腔独特的唱腔韵律,反复纠正咬字、气息与行腔节奏;高强度压腿、开肩、练体态,打磨水袖、台步、卧鱼等专业身段,每一个手势、每一步台步都反复打磨,还硬硬地学会了十几折子戏。

电视剧中忆秦娥练功、上台的剧情惊艳了观众。《打焦赞》那场戏,镜头一转,刘浩存从后台直接翻着跟头出来,站在一旁的张嘉益、秦海璐都看愣了:“这孩子真行!”她师父的扮演者孙浩也夸她特别拼。戏台上的忆秦娥是《主角》人物的重头戏,刘浩存的表演

没有让人失望:台步从容舒展,水袖行云流水,唱戏时全身心投入,完美呈现出角色对秦腔的热爱与天赋。一位唱戏曲的专业人士说:一眼看出来演员下了功夫,举手投足间仪态拿捏得恰到好处,眉眼神情也贴合角色风骨,一颦一笑透着浑然天成的古典气韵。

《主角》里的老戏骨太多了,有张嘉益、秦海璐这样的表演高手,包括忆秦娥的四个师父,还有团长、副团长、伙房的师傅,每一个人物在老戏骨的演绎下有血有肉,有灵魂,吸引观众。相比之下,刘浩存这个“角儿”略显苍白,尤其是她与老戏骨飙戏的环节,略显稚嫩。比如张嘉益饰演的老舅出狱,看到忆秦娥(当时叫易青娥)在伙房生火做饭、住在柴火房里的惨状,不禁自责落泪,那种复杂

的情绪交织直击人心,刘浩存似乎没接住这个情绪,让人着急。

诚然,亮眼的进步与扎实的演绎之外,刘浩存距离真正的“角儿”,仍有一段稳步成长的路要走。她的表演虽细节出彩,贴合人物,但在大起大落的极致情绪爆发、岁月沧桑感的深层氛围感塑造上,仍略显青涩,缺少久经世事的厚重沉淀,部分复杂心境的诠释仍有打磨空间。

最近重刷《去有风的地方》,刘亦菲的表演松弛,有故事感,不空心化非常打动人。难得的是,即使出演这样一部慢节奏文艺剧,她仍然赋予角色浓重的情感,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。想起她刚出道时,也被冠以“花瓶”,岁月给了她成长,打磨了她的演技,尤其是上一部爆火的《玫瑰的故事》,把

玫瑰从单纯女孩到女人的成长经历,演绎得非常质感:眼神有故事、表演有厚度,气质兼具温婉与力量,塑造的角色立体,彻底完成了从“颜值花瓶”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,她自己都说:现在才是她最好的时候。这话我信!

演艺圈从来不乏灵气新人,但能长久立足,最终成角儿的,除了运气、天赋、努力,还有岁月的沉淀。刘浩存演《主角》,用肯吃苦的韧劲与潜心深耕的态度,积累出成“角儿”最珍贵的底色。打破了大众的固有偏见,用吃苦与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可塑性,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

从争议到实力派角儿,刘浩存还有褪去青涩、终成丰厚的路要走,《主角》之于她,是成“角儿”的成长序曲。

王坪

舞台独角戏剧本《有一种活法,叫不敢》宛如一股清冽的山泉,以极简的手笔,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个体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与最柔软的内心深处。这部由烟台著名作家高吉波改编自其同名散文的剧作,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没有激烈的戏剧矛盾,仅以一位中年男性的独白、极简的肢体动作加之光影的流转,勾勒出一种藏于“不敢”二字中的生存哲学,于无声处道尽平凡生命的谦卑、知足与通透,堪称小体量舞台作品的典范。

剧本令人惊叹的,是其对舞台空间的解构与重塑。全剧摒弃了一切布景、道具与配乐,仅以一片深灰虚空为背景,将所有表达的重心交付于一束光影、一位演员、一段独白,这种“空无一物”的舞台设定,恰恰是高级的艺术留白。深灰的虚空没有任何具象的指向,却能让观众瞬间代入无边的孤独与苍茫,精准贴合主角孤身一人的生命境遇。

灯光的运用是剧本的点睛之笔,成为无声的叙事者。开篇冷白顶光如孤月垂落,勾勒出主角衣衫朴素、身形微佝的落寞轮廓,冷色调的光将中年人的疲惫与孤独渲染得淋漓尽致;随着独白的推进,灯光从冷白渐暖为微黄,光线的变化,暗合主角内心从自我审视到与生命和解的情绪流转;落幕前的一缕微光,将生命的脆弱



## 于不敢之中,见生命本真

与珍贵定格,让舞台拥有了沉默的力量。没有配乐的干扰,演员的停顿静默、独白的轻声细语,成为舞台上最动人的旋律,这种“无声胜有声”的处理,让观众注意力聚焦于人物的内心世界,每一处留白都盛满了生命的回响。

剧本以“不敢”为题,初看似乎是消极的妥协与怯懦,细细品读才发现,这“不敢”二字,藏着平凡人对生命最清醒的认知,最温柔的敬畏,更是一种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豁达。主角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中年男性,他没有傲人的成就,没有丰厚的收获,汗水换来的只是三五穗瘦谷,他坦然承

认自己的平凡,接受自身的局限,这份“不敢”,从来不是懦弱,而是对自我的如实接纳。他不敢奢求更多,不是因为无力争取,而是深知生命本就无需满盈。他怕过多的奢望压断自己这棵“最轻的草”,这份小心翼翼,是对脆弱生命的呵护,是对生活本质的领悟。剧本重新定义了“活法”:不是所有的人生都要轰轰烈烈,承认平凡、安于平凡,在平凡中守住本心,在有限的力量里珍惜所得,这种“不敢”,恰恰是对抗浮躁的勇敢,是最质朴也最珍贵的生存智慧。

文本语言凝练而富有诗意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句句戳中

心。“我之德,可能只配收获这些”“我之能,也就这么大了”,直白的自我剖白,没有抱怨,没有不甘,只有平静的接纳;“尽多,取一瓢水”“尽多,取一抔土”,重复的句式里,藏着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;结尾“怕压断了,我这棵,最轻的草”,轻声的呢喃,带着颤抖的温柔,将生命的渺小与坚韧,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让每一个在生活中奔波、被欲望裹挟的观众,都能引发深深的共鸣。

作为一部纯粹的独角戏,剧本对表演者的要求近乎严苛,全剧的情绪、节奏、内核,全部依托于演员一人的演绎,而剧本的设

定,也留下了极致的表演空间。剧本明确要求“以呼吸为节拍,以沉默为语言”,这恰恰抓住了独角戏的精髓:没有其他角色的配合,没有道具的辅助,演员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停顿、每一个肢体动作,都成为传递情绪的关键。主角赤脚立于舞台,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坚定,如仪式般庄重,这些极简的肢体语言,是内心情绪的外化,是对劳作、生命、归宿的具象化表达。停顿与沉默在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,三秒的落幕沉默,没有一句台词,却让观众沉浸在对生命的沉思。演员需要用最克制的表演,传递出厚重的情感:平静的独白、轻柔的动作、细微的光影变化里,将中年人的人生况味、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恩,缓缓铺展,以一己之身,承载起万千观众的情绪共鸣,让独角戏的张力发挥到极致。

《有一种活法,叫不敢》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化冲突,而是以最朴素的形式,探讨最深刻的生命命题。它告诉我们,平凡从不是生命的缺憾,不敢奢求也不是人生的懦弱,认清自己的边界,珍惜当下的拥有,以温柔之意守护生命,便是最踏实、最通透的活法。这部小而美的独角戏,用极简的艺术形式,承载了厚重的人文关怀,在舞台上留下了一抹直击人心的光亮。

(作者为著名导演,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,执导电影《孔繁森》《金婚》《沂蒙六姐妹》等)